

从“他育”到“自育”

——开设英语词典使用课程的动因、价值与核心内容

余小敏

(集美大学外国语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21)

[摘要] 词典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产品, 拥有深远的社会价值与功能。英语词典功能的复杂趋势与词典用户的求简心理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词典要发挥其应有作用, 高校开设英语词典使用课程势在必行。激励学生利用词典主动建构知识, 挖掘并提升自主学习的潜力及能力。学习词典的正确使用方法, 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终身学习的意识, 实现从“他育”到“自育”。词典使用课程的内容包括词典课程目标与要求、词典发展概述、词典使用技能、词典设计特征、词典辅助教学的路径等。

[关键词] 词典使用; 教学范式; 课程设计

[中图分类号] H 64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493(2024)02-0028-07

一、引言

语音、词汇和语法是语言的3大要素, 其中, 词汇能力是语言能力的基础, 词汇教学是英语教学最核心的任务。英语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规则具有一定的规律性, 但是只能是“一般规则”, 语言的约定俗成性决定了语言中例外现象的存在是正常情况。语言表达中一旦出现似乎“不合常理”的问题, 人们往往就得求助于“无声的老师”——词典。近年来, 由于网络资讯的高度发达, 人们已经渐渐习惯于通过百度、360、谷歌等搜索引擎来查阅信息, 而很少有英语学习者通过词典, 尤其是传统意义上的纸质词典来求证一些单词和短语的用法, 词典似乎与人们渐行渐远。英语学习者, 尤其是非英语专业的学生对于词典的依赖甚至“依恋”似乎已经荡然无存。

词典“失宠”的最主要原因是词典功能的复杂趋势与词典用户的求简心理形成的强烈反差。词典编纂流程复杂, 词典功能包罗万象, 但是词典用户一般未经过专业训练, 只求弄明白单词和短语的释义, 对于词典的功能知之甚少。本文从高校开设

词典使用课程的动机、意义谈起, 探讨如何提升学生的词典使用技能、使用效益及词典文化意识, 并分析如何设计词典使用课程。

二、词典使用课程开设的动机

当代词典理论研究聚焦于词典用户需求和使用的技能, “原型理论”“词典功能理论”“词典交际论”等成为当代词典研究的理论基础。

2005年,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引进了应用语言学泰斗 Christopher N. Candlin 与 David K. Hall 联手主编的“Applied Linguistics in Action Series”。其中 R. R. K. Hartmann 执笔的 *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Lexicography* (《词典学教学与研究》) 一书探讨了“词典历史”“词典评论”“词典类型”“词典结构”以及“词典使用”等关键领域, 揭示了词典编纂与词典研究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2009年,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再次从剑桥大学出版社的“Cambridge Handbooks for Language Teachers”系列中甄选出10部, 集结成“Learning in Doing·剑桥英语课堂教学系列”出版。其中, Cindy Leaney 编写的 *Dictionary Activities* (《如何指导学生

[收稿日期] 2023-09-13

[基金项目] 福建省教育厅省中青年教育科研项目世界语言与文化研究专项“数字人文时代公共外语智慧教学范式的转型与重构研究”(JSZW22013); 外研社横向课题“数字人文时代公共外语智慧教学范式的转型与重构研究”(H2022187)

[作者简介] 余小敏(1973—), 女, 福建永春人, 集美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大学英语教育理论与实践。

有效使用词典》) 以其独到的见解和实用的指导方法, 得到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肯定。作者和出版社希望通过这两部作品的出版, 使词典能从传统的辅助工具地位走向教学前台, 成为外语教学系统的一个有机要素。但是实际情况却不容乐观, 目前在高校中开设词典编纂或者词典使用相关课程的学校寥寥无几。

首先, 词典编纂的复杂性与词典用户水平不足之间存在矛盾。词典编纂者与词典使用者缺乏“默契”, 词典的许多功能并非词典用户真正迫切需求的。一些词典也游离了其“权威性”规约, 让词典使用者逐渐失去了对词典的信任。当然,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词典用户对于词典的功能知之甚少, 学生普遍缺乏词典使用意识及使用技能, 这是高校开设词典课程的主要动机之一。

其次, 高校教师常常忽略了词典另一项至关重要的功能——教导功能 (didactic function)。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 教师往往将重心放在词汇的意义以及用法上, 更看重词典的描述性功能。词典所蕴含的典范性教学价值对于大学英语的辅助教学具有深远影响, 这是高校开设词典课程的主要动机之二。

第三, 近年来, 大学英语课程与词典之间的关联性逐渐减弱。针对此现象, 陈伟^[1]从后现代主义思潮及其思想特质的角度出发, 对语言教育领域内的这一趋势进行了深入剖析, 并阐述了其中所蕴含的后现代教育理念、内涵及其重要性。他指出, 在当前以知识经济全球化为主要特征的文化生态环境中, 将词典课程纳入教学与课程体系, 并作为现代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建构与可行选择,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这一举措, 不仅可以促进语言教育的创新与改革, 还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语言素养和综合能力, 以适应现代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因此, 加强大学英语课程与词典之间的联系是当前语言教育领域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然而, 大学英语课程设计中词典元素的缺失, 导致词典这一外语教学的重要建构性元素被忽视, 进而无法有效激发学生自主性学习的潜力^[2]。这是高校开设词典课程的主要动机之三。

三、词典使用课程开设的意义

首先, 词典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产品, 拥有深远的社会价值与功能。它历来被人们视为知识的权

威, 为人们解答语言使用、发音及词源等疑惑。词典所收录的语言现象往往被奉为不可动摇的真理^[3]。特别是在大学英语学习中, 词汇学习占据核心地位, 因为语音、语法和语义都具体体现在词汇之中。词汇与社会发展、民族文化、心理特征及思维习惯紧密相连, 使得词汇学习成为掌握外语的关键。

词典不仅提供词汇的语音、语法和语义信息, 还关注复合词、派生词等形态理据, 对词汇学习产生重要影响。它帮助学习者采用词汇形态分析策略来推断词义, 其作用不言而喻。有学者指出, 语言是语法化的词汇而非词汇化的语法, 词典的最终价值在于满足查询者的词汇需求 (lexical needs)^[4]。词典不仅揭示词语的正确意义和用法, 还影响我们对语言本质的认识^[5]。

词典的起源、存续和演进与社会变革、文明转型等诸多非语言性要素紧密相连。词典不仅有其独特的社会价值, 更承载了特定的社会功能性角色。换言之, 词典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载体和工具, 其产生、存在与发展深受社会历史背景、文化传承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并在不同历史时期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 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雍和明将词典功能归纳为三种: 描写功能 (descriptive function)、教导功能 (didactic function) 与意识功能 (ideological function)^[6]。词典在教导和教学方面发挥典范作用, 可以提供词汇的意义和用法指南, 提升语言交际的质量, 并潜移默化地培养学习者的语言、文化和社交能力^[7]。

早期双语词典已具有教学功能, 旨在服务学习者^[8]。尽管词典受限于文本范式, 但其完善的词汇知识结构有利于学习者的词汇能力发展。词典提供的详细释义和语境信息有助于提升词汇学习的深度和质量, 增强学习者的词汇产出能力。学习型词典源于二语教学, 其教学辅助功能显而易见。从某种意义上说, 教学功能是权威词典最根本且最重要的功能。词典与外语教学的结合体现了人性中心和知识本原的探求^[9]²⁷⁶。

其次, 词典课程不仅深深植根于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的丰富土壤之中, 汲取其教育理念、内涵及价值的精髓, 更在促进人类心灵成长的道路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真正的学习远非简单地堆砌知识, 而是一场涉及个体全面发展与自我实现的深刻转变。在这样的学习过程中, 学习者得以窥见自己

内心深处独特的品质,进而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自我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存在与特征。学习,便是这样一个不断自我发现、自我塑造并最终走向完善的过程。陈伟^[10]分析未来词典发展的方向,提出:未来的词典设计应紧密结合认知科学与语言习得的前沿理论,采用全新的构建范式,以更贴近教学认知过程的方式呈现。词典应深入契合使用者的学习机制与认知策略,力求与使用者的学习过程实现无缝对接。其最终旨归在于提升学习者的词汇掌握能力,进而推动词典从内在的教学功能向更为显性、高效的教学机制转变,实现词典在教学领域的全新蜕变。这一观点不仅揭示了词典在外语教学中的巨大潜力,更从本质上强调了建构主义教学理念的核心地位,即应在外语学习中充分激发学习者的自主性与创造性。

第三,词典课程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它不仅深化了学生对词典使用的理解,提高了学生的使用技能,更催生出学生更为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创造性火花。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这一点显得尤为珍贵。随着信息化浪潮的汹涌澎湃,对知识真实性的甄别变得愈发困难。一个真正出类拔萃的人才,除了需要拥有卓越的智商(IQ)和情商(EQ)外,还必须具备高超的搜商(SQ)——即在信息的汪洋大海中迅速定位并精确验证所需知识的能力。词典课程正是磨砺这一利器的绝佳舞台。

第四,学会如何使用词典是学生外语学习能力提升的必由之路。英语语言学习通常包含3个环节,认知(recognition)、体系建立(system building)和探究(exploration)。当学习进入到探究阶段,意味着语言学习者已经掌握了“往何处查询知识”的能力。同样,认知技能习得也需要经历3个阶段,认知(a cognitive stage)、联想(an associative stage)和自发(an autonomous stage),这3个阶段的发展也是人脑储存信息从陈述知识(declarative knowledge)到程序知识(procedural knowledge)转换的阶段。词典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掌握良好词典技能的学生在利用其他参考工具时更加自信,能更从容地接触不同领域的知识,从而在当今瞬息万变的信息社会中游刃有余^[11]。词典使用是外语学习能力的一种具体体现,词典教学理应纳入到外语教学大纲的具体要求中。

词典课程的开设反映了后现代主义视域中高校课程设置从本质主义向关系思维、生成性思维的转变。提倡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来规划课程设置,推动了课程体系由封闭僵化向开放生成的转变。在课程实施上,应从传统的“他育”模式逐步过渡到“自育”模式,教育目的是培养具有主体性和全面发展的人,而非单纯的“知识容器”或“技能工具”。这一理念强调教育应关注人的内在需求和个性发展,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精神,从而使其成为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现代公民^{[9][22]}。

第四,开设词典课程有助于推动现代师生观向后现代师生观的转变。在现代师生观中,教学活动通常被视为单向、独白式的传递过程,即从教师到学生的简单线性序列。后现代师生观则打破了教师绝对权威的神话,将教师权威重新定位为与学生情境共存。长期以来,大学英语课程一直致力于学生的知识线性积累。但如今,我们逐渐意识到知识并非客观存在,而是由个体主动构建的。语言学习者需要积极利用学习资源,主动建构自己的知识体系。通过词典课程的开设,我们可以更好地引导学生适应这一转变,培养他们的自主学习能力和知识建构能力。课程目标的设定应从单纯的知识积累转变为注重培养学生获取知识和生成知识的能力,即重视思维训练和方法论的培养。换言之,课程目标应致力于提升学生的认知能力和思维水平,而非仅仅关注知识点的传输。通过强调思维与方法的培养,学生能够更加自主地探索知识、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从而实现知识的深化和拓展^[12]。词典是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保证,也是学生获取知识和生成知识的重要辅助工具^[13]。词典课程的开设本质上是学习方法论的传授。语言学习的主体是学生,教师无法替代。词典课程的开设有助于大学英语教学从“授之以鱼”向“授之以渔”转变,着力发展并强化学生追踪知识发展以及补充并更新知识的能力。

当然,为了充分发挥词典的应有作用,词典的编纂必须模拟实际的教学环境,并与语言教学的规律相契合。陈伟和张柏然^[14]的研究表明,查询词典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意义构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用户不仅需要主动地参与到词典文本的符码解读和意义生成中,同时词典文本本身也需要清晰地呈现其意义并激发用户的智力活动。因此,词典

文本不应再被视为静态的实体，而应积极模拟语言教学的实际环境，以最大程度地符合语言教学的规律。通过这样的方式，词典可以更有效地构建意义，并实现最优的教学效果。

要激励学生利用词典主动建构知识，挖掘并提升自主性学习的潜力及能力。语言要素的习得和阅读技能的掌握属于接受性语言认知学习，需要学生主动地认知参与和主动建构，所以利用词典引导学生独立自主完成语言要素的习得和阅读技能的掌握，在自我建构中完成自身的发展。

四、词典使用课程的主要教学内容

（一）词典课程目标与要求

当前大学英语教学应深入挖掘词典在外语教学中的建设性价值，以现有的优质外语教学体系为基石，将“词典”这一要素全面融入英语课程设计的核心理念中，进而探索并构建一种以词典为辅助、具有后现代特色的外语教学新模式。大学英语词典课程目标可以设定为：通过学习词典课程，掌握与词典有关的基本知识，能理论联系词典编纂实践处理词典编纂中的具体问题，培养有社会意识、自主学习意识、有思辨能力、有生存能力的可持续发展人才。

课程要求可以设定为：利用词典开展自主外语学习，主动建构语言知识，进而提升自主学习能力，获取最佳的外语习得效果。

词典作为教与学的桥梁，更侧重于学生的自主学习。语音、词汇、语法等语言要素的习得以及阅读技能的培养，均鼓励学生在课外时间独立依靠词典来完成。在这个过程中，教师的角色是引导者，学生则是学习的主体。教育的终极目标是激发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使他们能够持续学习、不断进步。这种自主学习能力将伴随学生一生，成为他们终身受益的宝贵财富。

（二）词典发展概述

词典的发展主要聚焦于其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历史演变，以及探寻其起源。作为人类理解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词典已有超过 3000 年的漫长发展历程。关于词典出版媒质和载体的进步，张柏然^[14]精准地概括为 4 个阶段和 3 次重大转变：起初是以手写为主，依赖“手”与“纸”的阶段；随后进入以“火”与“铅”为特色的印刷阶段；之后迎来了以“光”与“电”为标志的计算机技

术时代；最终迈入了以“网络”与“无线”为特征的网络时代。电子词典凭借其强大的链接功能、用户友好的界面切换以及迅速的检索能力，显著提升了学生在跨文化背景下的信息解读技巧^[15]。通过深入研究词典在规模、功能、内容和形式等方面的变革，我们能够更全面地理解当代词典的丰富内涵和实用价值。

（三）词典使用技能

对于外语学习者而言，掌握有效检索的方法并充分利用词典信息的技能至关重要。实际上，词典使用涉及一个复杂的认知心理过程，不同个体在使用时往往会展现出自身独特的方法论、目的性、偏好和习惯性特征。因此，通过向学习者传授适当的词典使用策略，可以显著提升其外语学习的质量和效果。教育者应关注词典在外语学习中的重要作用，并致力于培养学习者高效利用词典信息的能力，以促进其语言认知的发展和外语水平的提升。当用户在使用词典进行查询时，他们实际上正在经历一个意义的追寻、确认和建构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要求用户积极地参与到词典文本的符码解读和意义生成的过程中，同时也需要词典文本系统本身具备明确的意义呈现和智力激发的功能。这种互动与协同作用，使得词典查询成为一个富有深度和意义的学习体验^[10]。

学习者使用词典主要就是查询意义。词汇学习在二语习得中的重要性无需赘述，掌握词典使用技能是提高产出性词汇（productive vocabulary）的重要途径。在词汇层面，学生需要了解主要用于编码活动的学习型词典是如何处理核心词汇的，除了对同义词、反义词、派生词以及搭配的处理外，词频、词源和错误分析等方面也是需要掌握的重点。在语法层面，学习型词典往往会提供非常详尽的语法标识和常用句型，在编排上往往会使用语法框或者语法专栏来集中呈现重要的语法信息。在语用层面，学习型词典通过大量标注（label）来呈现单词的语域、语体、语用特征。另外，在释义和例证中也蕴含丰富的语用信息。在文化层面，学习型词典中 OALD 和 LDOCE 等通过百科词目、例证、词源、附录等为学习者提供了丰富的文化信息，这对于学习者的编码活动非常有帮助。

在大学英语写作中，词汇误用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这主要是由于母语负迁移的影响以及学生缺乏词典使用技能所导致的。然而，词典在产出性

学习活动中可以为学生提供多方面的有用信息,以帮助他们避免词汇误用。具体来说,在词汇层次上,词典可以提供同义词辨析和词汇搭配等方面的信息;在语法层次上,词典可以帮助学生理解句法结构进而避免语法错误;在语用层次上,词典能够提供有关文体和语域等方面的信息;在文化层次上,词典能够揭示文化差异,从而帮助学生更准确地运用词汇。因此,学生应该积极利用词典,提高自己的英语写作水平^[16]。

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强化学生的词典意识并传授词典使用技巧显得尤为重要。词典使用技巧涵盖了使用者的心理预期、信息检索、信息提取、信息加工、信息应用以及补充或创建新信息等多方面的综合能力。这些能力主要由4大认知能力参数构成,包括词典认知能力、词典语言认知能力、百科认知能力和逻辑认知能力^[17]。Nesi提出,词典使用技能的教学应涵盖以下6个方面:选择合适的词典、确定查询项、准确定位词条信息、阅读并理解词条内容、记录所需信息以及其他相关技能(如明确词典使用目的、熟悉词典术语、比较不同词条等)。通过这样系统的教学,学生可以更有效地利用词典,提升语言学习和应用的能力^[18]。

词典技能的教学应高度强调实践操作,单纯的理论传授远远不足,更核心的是培养学习者的实际运用能力。因此,“用中学”——即在不断的词典使用实践中磨炼技能、提升效率成为了最为理想的教学方法。以电子词典的教学为例,可以构建一个交互性强的阅读教学环境,不仅能助力学习者突破阅读难度与广度的限制,还能使学习者通过融合读、写、说等多元技能,实现整体化学习。同时,电子词典的教学也为学习者的研究型阅读提供了自主空间,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学习者的阅读理解与独立研究能力。

(四) 词典设计特征

现代词典需要模拟现代教育教学机制,创造适应词典使用者习得语言的认知环境,以更有效的方式实现教学功能,体现词典的内在教育价值。所以,词典设计特征——即内容特征、结构特征和技术特征等需要凸显其育人功能。在架构维度上,传统的单一、线性结构已经逐步演进为现今错综复杂且多维度的立体架构;在内容层面,过去那种内容简洁、功能单一的词汇对照表已然转变为如今信息丰富、功能全面的实用型参考工具书。这些转变不

仅体现了工具书在形式和内容上的创新与发展,而且满足了用户日益增长的多元化需求^[10]。

从整体结构上看,现代词典需要具备3大特征:一是显著性。词典在字体字号、版面设计、色彩配置、纸张开本等方面往往精益求精,始终把使用者的感官体验和注意力分布放在首位。二是关联性。词典的编排结构顺应语言习得机制,与人类的心理词库相匹配,通过词族、易混淆词、近义词等专栏实现词汇的形态关联、语法关联和语用关联等。三是隐喻性。词典需要激活学习者大脑中已存在的许多规约化的语言结构和表达式中的隐喻认知图式,唤醒学习者的感知体验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以此来减轻学习者的记忆负担,提高其学习效率。

词典所呈现的知识信息,宛如人类认知心理的树状结构体系与词汇—语义关系网络的表征。在词典微观结构的3大核心信息项——释义、注释及例证中,学习者最为渴求的是句法模式、搭配构造及习惯用语,随后则是对用法的阐释、例证对释义的辅助功能、语义的细微差别与用法的提示^[19]。这种观点与现代二语学习者及词典使用者的偏好不谋而合,即由过去主要依赖解码(decoding)的使用模式逐步转变为解码与编码(encoding)并重的使用模式^[20]。

鉴于“言语”维度所蕴含的动态性特征,语言本质不可避免地与社会、文化、历史、认知等“言语”相关要素相互交织,进而凸显出其核心特性,如社群间的差异性、生成性与系统性(涵盖独立性与创造性)、社会交际功能以及人类专属性等^[21]。因此,从语言学的视角出发,一个真正完备的词典编纂范式必须充分体现“语言”和“言语”这两个维度的内在属性。这是构建词典范式的基本要求。词典在编纂过程中应当积极模拟真实的语言教学环境,以最大程度地契合语言教学的内在规律,进而优化教学效果。同时,词典的编纂方法需秉持科学原则,在微观和宏观层面上精准反映外语教学和习得的特性与规律。这样的编纂理念能确保词典作为语言教学重要媒介的价值得以充分实现,从而在外语教学和习得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当今时代,多元化、多渠道、数字化、高效率的教学发展趋势要求词典使用也必须跟上。电子词典形式多样,既有掌上词典,又有个人计算机词典

(又称“光盘词典”),还有在线词典。“划译”“即指即译”等信息处理功能在庞大词库的支持下使得阅读更为流畅,消除了传统词典阻碍阅读思维的弊病。电子词典集图、文、声、像等多种媒体信息于一身,强大的存储能力使其逐步往阅读型转变^[22]。要鼓励学生利用电子词典建构阅读教学互动模式,借助电子词典创建和拓宽自主阅读空间。正如马静^[23]所阐述的,电子词典作为一种新型工具,凭借其深厚的学术背景、丰富的语料资源和创新的学习理念,反映出新技术对英语学习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学习效率的提升上,更深入到学习方式的根本性变革中。

五、结束语

“他育”是一种外部的、规范性的教育方式。“他育”是一种教育活动,其核心在于教育者根据预定的教育目标以及受教育者的身心发展特性,通过有计划、有组织的干预措施,对受教育者施加积极的影响,旨在培养和塑造受教育者的知识、技能和品格等。“自育”则是学生自我发展和自我提升的过程,它是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运用已有知识和经验进行独立思考、自主选择、自我反思、自我调控和自我评价,以实现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一种教育方式。“自育”强调学生的主体性和自主性,是一种内部驱动的教育方式。现代教育学强调知识与教育的整体性。现代词典学融合词汇知识库和教育认知机制,追求穷尽一切办法满足使用者所有需求的终极教育目标,强调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自我发展意识。外语教学本质上也是一种面向意义的活动。词典使用对于外语学习具有积极作用:首先,有助于学习者自主的词汇学习;其次,有助于满足词汇学习的精确性要求;第三,有助于提高词汇学习的质量;第四,有助于增强学习者对词汇的记忆。

英语词典使用课程的开设旨在帮助学生解决词汇学习中的问题,提高其词汇学习的质量和效率。通过学习词典的正确使用方法,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词汇的准确含义和用法,从而提高自身的阅读理解和写作水平。同时,词典课程也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终身学习的意识。词典课程教学体系的教师不仅需要具备与时俱进的教学理念和扎实精深的词典学知识,同时还需要广博的相关知

识。与词典相关联的学科众多,如哲学、语言学、教育学、心理学、翻译学等,教师应该粗通这些学科的基本知识。另外,教师也应掌握多样的教学方法。这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保证教学效果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 [1] 陈伟. 词典课程开设与后现代教育理念 [J]. 辞书研究, 2009 (1): 117-124.
- [2] 陈伟. 词典: 外语教学理念突破的后现代镜像 [J]. 山东外语教学, 2014 (6): 50-56.
- [3] LINDQUIST H, LANDAU S I. Dictionaries: The Art and Craft of Lexicography (2nd Editi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135.
- [4] HARTMANN R. The Bilingual Learner's Dictionary and Its User [J]. Multilingua, 1983 (1): 1-24.
- [5] SEARGEANT P. Lexicography as a Philosophy of Language [J]. Language Sciences, 2011 (1): 30-37
- [6] 雍和明. 交际词典学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3: 78.
- [7] 杰尼索夫. 语言学描写的几个理论问题 [M] // 石肆壬. 词典学论文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1: 154.
- [8] 黄建华, 陈楚祥. 双语词典学导论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69.
- [9] 陈伟. 当代词典范式演进的后现代主义精神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5.
- [10] 陈伟. 词典与外语教学学理界面研究 [J]. 外语教学, 2009 (1): 63-69.
- [11] HERBST T, STEIN G. Dictionary Using Skills: A Plea for a New Orientation in Language Teaching [M] // COWIE A. The Dictionary and the Language Learner. Tugingen: Niemeyer, 1987: 115.
- [12] 白宗新. 基于知识观转变的大学课程改革 [J]. 江苏高教, 2006 (6): 76-78.
- [13] ALLEN V F. Techniques in Teaching Vocabulary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83.
- [14] 陈伟, 张柏然. 教学功能突显与词典范式演变 [J]. 外语界, 2007 (6): 35-44.
- [15] HARTMANN R R K, JAMES G. Dictionary of Lexicography: 词典学词典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 导读.
- [16] 武继红. 论写作教学与词典使用 [J].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2007 (4): 97-100.
- [17] 曹杰旺, 罗思明. 词典使用技能教学的理据与内容 [J]. 外语教学, 2005 (5): 51-53.

[18] NESI H. The specification of dictionary reference skills in higher education [M] //HARTMANN. Dictionaries in Language Learning: Recommendations, National Reports and Thematic Reports from the TNP Sub – Projects 9: Dictionarie. Berlin: Free University Berlin, 1999: 79.

[19] 章宜华. 关于双语教学与双语专科学学习词典的几点设想——以英汉词典为例 [J]. 外语界, 2009 (4): 30 – 37.

[20] 魏向清. 二语写作教学中学习型词典的同伴反馈“支架”功能初探 [J]. 辞书研究, 2016 (3): 1 – 10.

[21] 陈伟. 回归语言的本真状态——后现代语境下词典范式的演变走向研究 [J]. 外国语, 2009 (5): 52 – 59.

[22] 纪大庆. 浅论现代信息技术对语文词典编纂的影响 [J]. 辞书研究, 1999 (2): 75 – 80

[23] 马静. 学习类电子产品辅助学生英语学习状况调查 [J]. 外语电化教学, 2002 (4): 48 – 51.

(责任编辑: 容媛媛)

From “Other – Directed Education” to “Self – Directed Learning”
— Motivation, Value, and Core Contents
of Introducing English Dictionary Usage Courses

YU Xiao – m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361021, China)

Abstract: The dictionary, as a distinct cultural artifact, possesses profound societal value and functionality. A notable contrast arises between the increasing complexity of English dictionary features and the users’ desire for simplicity. To fully leverage the dictionary’s potential, the implementation of English dictionary usage courses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becomes imperative. Students’ capacity for autonomous learning is stimulated and enhanced by being encouraged to actively construct knowledge using dictionaries. Mastering the proper usage of dictionaries fosters students’ self – directed learning abilities and a lifelong learning mindset, thus facilitating a transition from “other – directed education” to “self – directed learning”. The curricula of such courses encompass goals and requirements, an overview of dictionary evolution, skills in dictionary utilization, design characteristics, and pathways for dictionary – aided instruction.

Key words: dictionary usage; teaching paradigm; course design